

皇
清
經
解
續
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四

南菁書院

春秋左傳詁十五

陽湖洪亮吉

雅存著

傳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介詁

孫叔敖碑作五舉案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加人旁非也惠

棟云伍尙伍員字同古今人表五子胥亦不从人將入館鄭

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

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詁說文褊衣小也不足以容

從者請墮聽命詁鄭元禮記注除地曰墮

杜本此

令尹命大宰

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

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詁服虔云莊謂楚莊王國之祖

共王圍之父儀禮疏杜取此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詁廣雅

莽草也如淳漢書注草深曰莽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不甯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

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

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文選注引傳作苞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使莫不感者距違君命而有所雍塞諸本作壅今釋文改不行是懼

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詁鄭元周禮注祧

遠祖廟杜本此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詁詩毛傳橐韜

也韜弓謂之橐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

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

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

許晉而駕焉詁小爾雅駕陵也

杜本此

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

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

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甯東夏平秦亂城湟于師徒不頓國

家不罷民無謗讟詁說文謗毀也讟怨也方言讟謗也案杜

注讟誹也義亦同方言又賈逵國語注黷媒也義亦通諸侯

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

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

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

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

穠是藁

文選注作藁

詁說文穠耕禾間也春秋傳曰是穠是藁案

今本作藁非杜注壅苗爲藁今攷說文籽壅禾本也杜說未

知何據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老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詁服虔云設服設人君之服二句从惠本增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

陳衛在門

本疏

王逸楚辭章句離列也杜注陳也義亦同叔孫

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

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詁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

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

同

楚伯州犁曰此行也

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

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

國子曰吾代三子慙矣

五行志慙引作閔

訖說文慙痛也服虔云慙

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闢代子羽憂子哲同陳公子招曰不

憂何成三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

曰大國令小國其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

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綽而婉訖說文婉順也

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訖詩毛傳字愛也此杜本子與

子家持之

釋文持或作恃誤

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

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

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五行志引憂下多言矣字無下憂字

以知物訖韋昭國語注物類也其是之謂矣季武子伐莒

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

詰說文嬭蝶嬭也案瀆嬭古字通故杜注云瀆慢也請戮其

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

與梁其經曰**詰**孫愐唐韻梁其經魯伯禽子梁其之後貨以

藩身**詰**說文藩屏也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

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詰**韓非子曰牆

之壞也必通隙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

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

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

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

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詩毛傳汚煩也

杜本

出不

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

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

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

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

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說文地理志東

郡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又右扶風鄠故國

有扈國亭扈夏啟所伐

杜本

商有姚邳說文姚殷諸侯爲

亂疑姓也春秋傳曰商有姚邳邳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

封國說文同呂覽有仇氏以伊尹為媵送女漢書殷之釁也以

有娥及有嬖案莘妣仇嬖並同音蓋即有莘國地理志東海

郡下邳縣杜本此周有徐奄詰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

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連文故以為徐即淮夷賈逵亦然是

相傳說也本疏杜取此服虔云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同自無令

王諸侯逐進詰漢書集注逐競也杜本狎主齊盟其又可壹

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

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詰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間

史記集解杜本此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

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

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

免叔下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
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
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
義也不義而彊其弊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說文
解字云威滅也从火戌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釋文滅如字詩作威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
求諸侯晉少孺矣說文孺驚弱者也杜本 諸侯將往若獲

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
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
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
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說文鄭元禮記注一獻

士飲酒之禮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
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
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
其何實非命詁元劉用熙曰實疑適字之誤子皮賦野有死
麕之卒章釋文麕亦作麕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
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
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

趙孟於潁詁

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

蔡入淮

杜本此

館於洛詁

水經洛水又東北過鞏縣又北入

于河案館蓋在洛水入河之處杜注亦同說文洧水相入也

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并冕詁

說文覓冕也杜本此惠棟曰釋文云并端委無冕字故杜訓為

冕冠傳文蓋衍冕字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詁服虔

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褻長故曰委本子盍

亦遠績禹功詁爾雅績繼也說文績緯也義並通案杜注勸

趙孟使纂禹功訓亦本此正義舍繼緯本訓別引釋詁文云

績亦功也失之遠矣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

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

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詁惠士奇曰大雅抑詩云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蓋當時之語云亦然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五行志

是清經解賣扁 春秋左傳詁十五 大 叛作畔

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

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

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

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詁

說文楹柱也

杜本此

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

之妹美詁

廣韻曰鄭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爲氏惠

棟曰據此則子南子皙爭同姓以爲室也公孫楚聘之矣公

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忠也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

八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
皙怒旣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
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說文衝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戈
擊之案今本作擊之以戈杜本同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
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
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
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
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
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
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
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

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
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詁釋文
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𦵏从殺下米玉篇𦵏𦵏𦵏散也書
𦵏蔡字惠棟曰漢宣帝元康三年詔曰骨肉之親𦵏而不殊
嵇康琴賦曰新衣翠𦵏李善曰子虛賦翕呬翠𦵏張揖曰翠
𦵏衣聲也案子虛賦文作萃翠蔡愚謂漢書文選𦵏字皆𦵏
之誤𦵏本與蔡通故又作蔡禹貢曰二百里蔡鄭康成注云
蔡之言殺滅殺其賦滅殺者猶未滅也叔非首謀慮从未滅
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得矣小爾雅
曰蔡法也今案周書作洛篇管叔經而卒然則管叔亦非周
公殺之乃自經耳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

何有於諸游 秦后子有寵於桓詒案后子當係秦公子鍼

之字此下杜用韋昭說又云鍼字伯車疑非伯車當係別一

人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詒說文選遣也一日選擇

也案杜注選數今攷遣義較杜注爲長遣譴古字同癸卯鍼

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

晉侯造舟于河詒徐堅云在蒲反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其

處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詒服虔以爲每

于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

六十里謂从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本司馬

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

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